

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郁離子 三

田璆論救楚 秦惡楚而善於齊。主翦帥師伐楚，田璆調齊主曰：「盍救諸？」齊王曰：「秦主與吾交善，而救楚是絕秦也。」鄒克曰：「楚非秦敵也，必亡，不如起師以助秦，猶可以為德而固其交。」田璆曰：「不然。秦，虎狼也，天下之強國六，秦已取其四，所存者齊與楚耳。譬如摘果，先近而後遠，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，其能終留之乎？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？齊楚若合，猶足以敵秦。以地言之，則楚近而齊遠，遠交而近攻，秦之宿計也。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，然後專其力於楚。楚亡，齊其能獨存乎？諺有之曰：攢矢而折之，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。此秦之已效計也。楚國朝亡，齊必夕亡。」秦果滅楚，而遂伐齊，滅之。

九頭鳥

孽搖之虛有鳥焉，一身而九頭，得食則八頭皆爭，呀然而相銜，灑血飛毛，食不得入咽，而九頭皆傷。海覺觀而笑之曰：「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，而奚其爭也？」

琴弦

晉平公作琴，大弦與小弦同，使師曠調之，終日而不能成聲，公怪之，師曠曰：「夫琴大弦為君，小弦為臣，大小異能，合而成聲，無相奪倫，陰陽乃和。今君同之，失其統矣，夫豈瞽師所能調哉？」

多疑不如獨決

無支祈與河伯鬥，以天吳為元帥，相抑氏副之，江疑乘雲，列缺御雷，泰逢起風，薄號行雨，蛟、鱣、鱷、鯨激波濤，而前驅者三百朋，遂北至於碣石，東及呂梁。河伯大駭欲走，靈姑胥止之曰：「不如且戰，不捷而走未晚也。」乃謀元帥。靈姑胥曰：「鼯鼠可。」河伯曰：「天吳八首八足，而相抑氏九頭，實佐之；雷、風、雨、雲之神，各專其能，以衛中堅；蛟、鼉、鱷、鯨莫不尾劍口鑿，鱗鋒鬣鏗，掉首摧山，捷鬣倒淵，而豈鼯鼠所敢當哉？」靈姑胥曰：「此臣之所以舉鼯鼠也。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。三軍之耳目齊於一人，故耳齊則聰，目齊則明，心齊則一，萬夫一力，天下無敵。今天吳之頭八，而副之者又九其頭。臣聞人心之神，聚於耳目，目多則視惑，耳多則聽惑。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，則已不能無惑矣，加以雲、雷、風、雨之師，各負其能，而畢欲逞焉，其孰能一之？故惟鼯鼠為足以當之。鼯鼠之冥冥，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，而其志有必至，破之必矣。」乃使鼯鼠帥九夔以伐之，大捷。故曰眾志之多疑，不如一心之獨決也。

射道

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，屠龍子朱曰：「若欲聞射道乎？楚王田於雲夢，使虞人起禽而射之。禽發，鹿出於王左，麋交於王右，王引弓欲射，有鵠拂王旃而過，翼若垂雲，王注矢於弓，不知其所射。養叔進曰：『臣之射也，置一葉於百步之外而射之，十發而十中；如使置十葉焉，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。』」

一志

郁離子曰：多能者鮮精，多慮者鮮決。故志不一則彫，彫則散，散則潰潰然，罔知其所定。是故明生於一，禽鳥之無知，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。人為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，反禽鳥之不如，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。嗚呼！人能一其心，何不如之有哉？」

知止

粵工善為舟，越王用之良，命廩人給上食。粵之治舟者宗之。歲餘言於越王曰：「臣不惟能造舟，而又能操舟。」王信之，雋李之役，風於五湖，溺焉，越人皆憐之。郁離子曰：「是畫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。人無問智愚，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，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。夫子胥之入吳也，圖報其父兄之讎而已矣。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，夫復何求哉？乃不去，而沈其身，不知止也。」

專心

郁離子曰：「水鴉翔而大風作，穴螳徙而陰雨零，豈其知之獨覺哉？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，故孜孜以候之。氣將來而必知，惟其心之專也。是故知噴濺者莫如農，知水草者莫如馬，知寒暑者莫如蟲。故以刑守閭，以警聽樂，取其專也。魯人有善《易》者，百家之訓詁疏義，無不誦而記之，命之卜則不中。吳有醫，與譚脈證必折，而請其治疾無不癒者。故曰誠則明矣。水鴉之知風，穴螳之知雨，誠也。」

主一不亂

屠龍子與都黎弈，都黎數敗。館人憐而助之，又敗。觀者皆愕，胥助焉。從者請已，曰：「吾聞寡不敵眾，彼方鳩群知，吾憂子之不勝以圯前勞也。」屠龍子弗應，坐而弈如故。都黎乃大敗不能支，助者相顧皆失色，執子以詬。使復之，俱弗敢矣。從者喜曰：「神矣哉，夫子之弈也！」屠龍子曰：「未也，子不觀夫鬥獸乎？夫獸虎為猛，今以虎鬥虎，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，明矣；以狐鬥虎，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？多愈見其自亂也。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，辯士之為秦者連衡喻之，六國果不勝，如辯士言。今者之弈，猶是也。吾嘗行於野，見兩頭之蛇，其首一東而一西，二首相掣，終日不能離其處。吾觀而悲焉。故為巨室者，工雖多必有大匠焉，非其畫不敢裁也；操巨舟者，人雖多必有舵師焉，非其指不敢行也。故視聽專而事不僨，是故四海之民聽於一君則定，百萬之師聽於一將則勝。《易》曰：『長子帥師，弟子輿屍，凶。』《詩》曰：『如彼築室於道謀，是用不潰於成。』雖使奕秋為之，猶當敗也，而況非奕秋者乎？吾何憚焉？」

虞孚

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，得種漆之術，三年樹成而割之，得漆數百斛，將載而鬻諸吳，其妻之兄謂之曰：「吾常於吳商，知吳人尚飾，多漆工，漆於吳為上貨。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，其利倍而人弗知也。」虞孚聞之喜，如其言，取漆葉煮為膏，亦數百甕，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。時吳與越惡，越賈不通，吳人方艱漆，吳僧聞有漆，喜而逆諸郊，道以入吳國，勞而舍諸私館。視其漆甚良也，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。虞孚大喜，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。及期，吳僧至，視漆之封識新，疑之，謂虞孚請改約。期二十日至，則其漆皆敗矣。虞孚不能歸，遂巧而死於吳。

虎狸

若石隱於冥山之陰，有虎恒蹲以窺其藩。若石帥其人晝夜警，日出而殷鉦，日入而燎燭，宵則振鐸以望，植棘樹墉，坎山谷以守，卒歲，虎不能有獲。一日而虎見，若石大喜，自以為虎死無毒己者矣。於是弛其機，撤其備，垣壞而不修，藩決而不理。無

何，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，聞其牛、羊、豕之聲而入食焉。苦石不知其為羆也，叱之不走，投之以塊，羆人立而爪之斃。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，宜其及也。

山居夜狸

郁離子居山，夜有狸取其雞，追之弗及。明日從者獲其入之所以雞，狸來而繫焉，身縲而口足猶在雞，且掠且奪之，至死弗肯捨也。郁離子歎曰：『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？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，士師鞠之，隱弗承，掠焉，隱如故。吏謂之曰：『承則罪有數，不承則掠死，胡不擇其輕？』終弗承以死。且死呼其子私之曰：『善保若貨，是吾以死易之者。』人皆笑之，則亦與狸奚異焉？』

蹇叔三悔

蹇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、田於龜陰，取其原為稻，而隰為梁。其友謂之曰：「梁喜亢，稻喜濕，而子反之，失其性矣，其何以能獲？」弗聽，積十稔而倉無儲，乃視於其友之田，莫不如所言以獲，乃拜曰：「予知悔矣。」既而商於汶上，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，無所往而不與人爭，比得而趨者畢至，輒不獲市。其友又謂之曰：「善賈者收人所不爭，時來利必倍，此白圭之所以富也。」弗聽，又十年而大困，復思其言而拜曰：「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。」他日以舶人手於海，要其友與偕，則泛濫而東，臨於巨淵。其友曰：「是歸墟也，往且不可復。」又弗聽，則入於壑之中，九年得化鯤之濤，噓之以還。比還而髮盡白，形如枯臘，人無識之者。乃再拜稽首，以謝其友，伸天而矢之曰：「予所弗悔者有如日。」其友笑曰：「悔則悔矣，夫何及乎？」人謂蹇叔三悔以沒齒，不如不悔之無憂也。

詬食

齊人有好詬食者，每食必詬其僕，至壞器投匕箸，無空日。館人厭之，忍弗言，將行，贈之以狗，曰：「是能逐禽，不腆以贈子。」行二十里而食，食而召狗與之食。狗嗅而後食，且食而且嗅。主人詬於上，而狗嗅於下，每食必如之。一日，其僕失笑，然後覺。郁離子曰：「夫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。」又曰：「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。」斯人之謂矣。

玄石好酒

黔中仕於齊，以好賄黜而困，謂豢龍先生曰：「小人今而痛懲於賄矣，惟先生憐而進之。」又黜。豢龍先生曰：「昔者，玄石好酒，為酒困，五臟熏灼，肌骨蒸煮如裂，百藥不能救，三日而後釋，謂其人曰：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，吾不敢復飲矣。」居不能閱月，同飲至，日試嘗之。始而三爵止，明日而五之，又明日十之，又明日而大爵，忘其欲死矣。故貓不能無食魚，雞不能無食蟲，犬不能無食臭，性之所耽，不能絕也。」

句章野人

句章之野人，翳其藩以草，聞啣啣之聲，發之而得雉，則又翳之，冀其重獲也。明日往聆焉，啣啣之聲如初，發之而得蛇，傷其手以斃。郁離子曰：是事之小，而可以為大戒者也。天下有非望之福，亦有非望之禍。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，則僥倖以為常。是故失意之事，恒生於其所得意，惟其見利而不見害，知存而不知亡也。

犁冥

犁冥之梁父之山，得瑪瑙焉，以為美玉而售之。人曰：「是瑪瑙也，石之似玉者也。若以玉價售，徒貽人笑，且卒不克售，胡不實之？雖不足爾欲，售矣。」弗信，則抱而入海，將之燕，適海有怪濤，舟師大怖，遍索於舟之人曰：「是必舟有寶，而龍欲之耳。有則亟獻之，無惜，惜胥沒矣。」犁冥拊膺而哭，問其故，曰：「余實有重寶，今將獻之，不能不悲耳。」索而視之，瑪瑙也。舟師啞然，忘其怖而笑曰：「龍宮無子，不能識此寶也。」

姑蘇圍

姑蘇之城圍，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，民詬曰：「王日飲而不虞寇，使我至於此，乃弗自省，而驅予戰。戰而死，父母妻子皆無所托；幸而勝敵，又不云予功。其奚以戰？」太宰嚭以告王，請行賞。王恚不發。請許以大夫之秩，王顧有難色。王孫雄曰：「姑許之，寇退，與不與在我。」王乃使太宰嚭布令。或曰：「王好詐，必誑我。」國人亦曰：「姑許之，寇至，戰不戰在我。」於是王乘城，鳴夷子皮虎躍而鼓之，薄諸閭闔之門，吳人不戰。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，弗許。王伏劍，泰伯之國遂亡。

鄙人學蓋

鄭之鄙人學為蓋，三年藝成而大旱，蓋無所用，乃棄而為桔槔，又三年藝成而大雨，桔槔無所用。則又還為蓋焉。未幾而盜起，民盡改戎服，鮮有用蓋者。欲學為兵，則老矣。郁離子見而嗟之曰：「是殆類漢之老郎與，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為也，天也。藝事繇己之學，雖失時在命，而不可盡謂非己也。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，三年皆傷於澇，人謂之宜泄水以樹黍，弗對，而仍其舊。其年乃大旱，連三歲，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。故曰：『早斯具舟，熟斯具裘。』天下之名言也。」

世農易業

狐邱之野人世農，農田之入儉，恒思易其業，而未有加於農者。其舅之子驕於邑大夫，歸而華其衣，見而企焉，遂棄農而往為驕。其主曰：「汝自欲耳，余弗女逐也，三年而不返，則汝之田與廬，吾當使他人營之，無悔也。」踞而辭曰：「唯。」越三年，而其所事者物故，欲復歸，而田與廬皆易人矣。故主憐而召之，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，遂惡不敢復而途殍焉。或以語郁離子，郁離子曰：「古稱良農不為水旱輟耕，良賈不以折閱廢市，正謂此也。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，憐而放之，信宿而輒歸，曰：『未遠乎？』昇而舍諸大谷。猿久籠而忘其習，遂無所得食，鳴而死。是以古人慎失業也。」

多疑難與共事

郁離子曰：「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，僥倖之人不可與定國。多疑之人其心離，其敗也以擾；僥倖之人其心汰，其敗也以忽。夫惟其多疑也，而後逢迎之夫集焉；惟其僥倖也，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。逢迎之夫，道其猜而揜其明；亡忌憚之夫，盈其欺而厲其暴。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，而決其所不當決。敗而後悔，奚及哉？」

天道

盜子問於郁離子曰：「天道好善而惡惡，然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天下之生，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。今天下之飛者，烏鳶多而鳳凰少，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？天下之走者，豺狼多而麒麟少，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？天下之植者，荊棘多而稻粱少，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？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，姦宄多而仁義少，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？將人之所謂惡者，天以為善乎？人之所

謂善者，天以為惡乎？抑天不能制物之命，而聽從其自善惡乎？將善者可欺，惡者可畏，而天亦有所吐茹乎？自古至今，亂日常多，而治日常少；君子與小人爭，則小人之勝常多，而君子之勝常少。何天道之好善惡而若是戾乎？」郁離子不對。盜子退謂其徒曰：「甚矣！君子之私於天也，而今也辭窮於予矣。」

繭絲

郁離子曰：「蠶吐絲而為繭以自衛也，卒以烹其身，而其所以賈禍者，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。蠶亦愚矣哉！蠶不能自育，而托於人以育也，托人以育其生，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。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己用，又戕其生而弗之恤矣，而曰天生物以養人。人何厚物何薄也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育天下之物，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。不能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蚩蚩焉與物同行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，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。」

東陵侯

東陵侯既廢，過司馬季主而卜焉。季主曰：「君侯何卜也？」東陵侯曰：「久臥者思起，久蟄者思啟，久漚者思噉。吾聞之畜極則泄，闕極則達，熱極則風，壅極則通，一冬一春，靡屈不伸，一起一伏，無往不復。僕竊有疑，願受教焉。」季主曰：「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，又何卜為？」東陵侯曰：「僕未究其奧也，願先生卒教之。」季主乃言曰：「嗚呼，天道何親，惟德之親；鬼神何靈，因人而靈。夫蒼枯草也，龜枯骨也，物也，人靈於物者也，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？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，有昔者必有今日。是故碎瓦頽垣，昔日之歌樓舞館也；荒榛斷梗，昔日之瓊蕤玉樹也；露菴風蟬，昔日之鳳笙龍笛也；鬼磷螢火，昔日之金釵華燭也；秋荼春薺，昔日之象白駝峰也；丹楓白荻，昔日之蜀錦齊紈也。昔日之所無，今日有之不為過；昔日之所有，今日無之不為不足。是故一晝一夜，華開者謝；一秋一春，物故者新。激湍之下必有深潭，高邱之下必有澹谷，君侯亦知之矣，何以卜為？」

情為欲使

郁離子曰：「氣者，道之毒藥也；情者，性之鋒刃也。知其為毒藥、鋒刃而憑其行者，欲使之也。嗚呼！天與人神靈者也，而皆不能不為欲所使，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，而性與道反隨其如往。造化至此，亦幾乎窮類！」

枯荷履雪

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，惻然而悲，涓然而泣之沾其袖，從者曰：「夫子奚為悲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吾悲若人之陸死而莫能恤也。」從者曰：「夫子之志則大矣，然非夫子之任也，夫子何悲焉？夫子過矣。」郁離子曰：「若不聞伊尹乎？伊尹者，古之聖人也，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，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。彼人也，我亦人也，彼能而我下能，寧無悲乎？」從者曰：「若是則夫子誠過矣！伊尹得湯而相之，湯以七十里之國為政於天下，有人民焉、有兵甲焉而用之，執征伐之權，以為天下君，而伊尹為之師，故得志而弗為，伊尹恥之。今夫子羈旅也，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，夫子何為而悲哉？且吾聞之：民，天之赤子也，死生休戚，天實司之。譬人之有牛羊，心誠愛之，則必為之求善牧矣。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，夫子雖知牧，天弗使牧也，夫子雖悲之，若之何哉？」遇而歌曰：「彼岡有桐兮，此澤有荷，葉不庇其根兮，嗟嗟奈何！」郁離子歸，絕口不譚世事。

聖人不知

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：「天有極乎？極之外又何物也？天無極乎？凡有形必有極，理也，勢也。」蕭寥子雲曰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不言。」楚南公笑曰：「是聖人所不能知耳，而奚以不言也。故天之行，聖人以曆紀之；天之象，聖人以器驗之；天之數，聖人以算窮之；天之理，聖人以易究之。凡耳之所可聽，目之所可視，心思之所可及者，聖人搜之，不使有毫忽之藏。而天之所闕，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。今又不曰不知，而曰不言，是何好勝之甚也！」

牧豎

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，都彭城，狙邱先生自齊之楚，牧豎請見曰：「先生曷之往？」先生曰：「我將見楚王。」牧豎曰：「先生布衣也，而見楚王，亦有說乎？」先生曰：「楚王起草萊，為天下除暴秦，分封諸侯而為盟主，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，帝皇之事。」牧豎曰：「善哉先生之盛心也！其若楚國之勳舊何？」狙邱先生不悅曰：「小人亦有知乎？是非若所及也。」牧豎曰：「臣牧豎者也，家貧無豎，而為人牧豎，豎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，不則反之。故臣之牧豎也，舒舒薦，詰朝而放之，使其踣躅於叢灌之中，鼻冀壤而食腥穢，籍朽翳蒼，負途以游，則皆繇繇然不苦牧，而獲主人之歡，以不後臣之傭。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，臣靳欲專之，弗以告也。西家子不能蕃豎，主人怪之，恒不足其傭。於是為豎作寢處焉，高其垣，潔其槽，旦而出之，日未入而收之，擇草以食之，不使啖穢臭。豎弗得逸，則皆亡之野。主人怒而逐之。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豎也，豎得志則王喜，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，遑恤乎其他。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，以行子之道，幸而弗聽，先生之福也。其或聽焉，而不待其終，則先生之策未效，而先亡王豎，王必怒。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，終日不入耳，及以伯術語之，曾未移時，不覺其膝之前，何哉？彼功利之君，鮮不務近而忽遠，故非堯、禹不可與言道德，非湯、武不可與謀仁義。今楚王何如人哉？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，非謫戍之刑徒，則殺人亡命也，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，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，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，而使與人同飲食哉？而王非此不可也，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？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，猶霄壤也。仲尼歷聘諸侯，卒棲棲而無合，然後危於匡，困於宋，餓於陳蔡之間，幾不免焉。今楚王之威，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，先生之行，臣竊惑焉。」君子謂狙邱先生有救時之心，而不如牧豎之識事勢也。

割癭

夷門之癭人，頭沒於胛，而癭化為之元。口、目、鼻、耳俱不能為用，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。人曰：「癭不可割也。」弗聽。卒割之，信宿而死。國人尤焉，辭曰：「吾知去其害耳，今雖死，癭亦亡矣。」國人掩口而退。他日，有惡春申君之專者，欲言於楚王使殺之。荀卿聞之曰：「是不亦割癭之類乎？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，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，春申君去，則楚隨之，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癭也。」

直言諛言

郁離子曰：「烏鳴之不必有凶，鵲鳴之不必有慶，是人之所識也。今而有烏焉，日集人之廬以鳴，則其人雖恒喜，亦莫不惡之也；有鵲焉，日集人之廬以鳴，則其人雖恒憂，亦莫不悅之也。豈惟常人哉，雖哲士亦不能免矣。何哉？寧非以其聲與？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，而不能卒不厭；諛言人皆知其為邪，而不能卒不惑。故知直言之為藥石，而有益於己，然後果於能聽；知諛言之為疾疾，而有害於己，然後果於不能聽。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。是故善為忠者，必因其利害而道之；善為邪者，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。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，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。人欲求其心之惑，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。」

世事翻覆

郁離子與客泛於彭蠡之澤，風雲不興，白日朗照，平湖若砥，魚蝦之出沒皆見，畠如也，豁如也，左之右之無不可者。客曰：「有是哉，泛之樂也！吾得托此以終其身焉足矣！」已而，山之雲出如縷，不頃刻而翳日，風欻然薄石而偃木，鼓穹嶇而雷九淵，輪旋而箕簸焉。客蹠不能立，俯而噉，伏而不敢仰視，神逝魄奪如死，曰：「吾往矣！吾終身不敢復來矣！」郁離子曰：「世事亦若是也。夫千乘之君，坐朝而臨群臣，受言接詞，鮮不溫溫然。一朝而怒，莫敢撓其鋒，其何以異於水乎？天下之久安也，人恬不知患。謂之傲不信，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，無亦知泛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。慎兢觀於呂梁，見其觸石而煦沫也，曳足而走曰：『吾何為冒是哉？』沒齒而不涉。君子以為知畏，其賢於海賈遠矣。故三峽之驚湍，望而知其能覆舟也，而蹈之以死者，不有其生者也。知泛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，未嘗夫險者也。故曰『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聖人不與也。』言其知禍而弗避也。」

食鮓

司城子之園人之子，食鮓而弗哭。司城子問之曰：「父與子有愛乎？」曰：「何為其無愛也？」司城子曰：「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：死生有命，知命者不苟死。鮓毒魚也，食之者死，夫人莫不知也，而必食以死，是為口腹而輕其生，非人子也。是以弗哭。」司城子愀然歎曰：「好賄之毒其猶食鮓乎？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，而不知園人之弗子也，甚矣！」

說秦

瑕邱子既說秦王，歸而有矜色，謂慎子曰：「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，今僕已摩其鬚拍其肩矣。」慎子曰：「善哉！先生天下之獨步也。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，徑尺而龜背，其下維千丈之谷，縣泉沃之，濕蘚被焉，無藤蘿以為援也。有野人負薪而越之，不留趾而達，觀者皆喑喑。或謂之曰：『是石梁也，人不能越，惟若能越之，得匪有仙骨乎？』使還而復之。其人立而睨之，則足搖而不能舉，目遠而不敢矚。今子之說秦王，是未睹夫石梁之險者也。是故過瞿塘而不栗者，未嘗驚於水者也；視狴犴而不懼者，未嘗中於法者也。使先生而再三之，則亦無辭以教僕矣。」

夢騎

芻叟之市，見市子之騎而都也，慕之，顧無所得馬，歸而惋形於色。一夕，乃夢騎，樂甚，寤而與其友言之。其友憐而與俱適市，就馬與之，騎如如陌。馬見青而風，嘶而馳，駭然而驤，蹶然而若覺，芻叟抱鞍而號，旋於馬腹之下，馬躍而過之，頭入於泥尺有咫。其友馳救之免。歸乃謂其子曰：「知命者有大戒，惟慎無乘馬而已。」

石激水

郁離子曰：「石激水，山激風，法激奸，吏激民，言激戎，直激暴。天下之紛紛生於激。是故小人之作亂也，繇其操之急，抑之甚，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。故進則死，退則死，進退無所逃也，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？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。吾力不足以過之，而又不能徐徐以開之，委曲以道之，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，是何異乎以唾滅火，以瓠掉刃也哉？聖人知其無益也，故曰：『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』及其見陽虎也，則應之曰：『諾，吾將仕矣。』而不與之爭也。陳恒弑其君，告夫三子，不可，則曰：『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』而不與之辯也。夫如何激之有哉？是故繇堙洪水，禹乃導而疏之，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繇而在禹，何也？激不激之謂也。」

楚巫

楚俗尚鬼，鬼實弗神也，而其巫謀神之。乃陰構於邑俠，請以其利共。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，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，驗如響。有不用巫言，則事之已右者必左，已左者必右。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，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。王聞之怒，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。國人大噪，相與為訛言。於是楚早，民皆以咎王，群小巫並起為讎，遍國中皆稱鬼。王與令尹謀盡殺巫，以問熊蟄父。熊蟄父曰：「是激也，未可。夫民愚而溺於禍福，彼方興用鬼，而吾驟遏之，未竟其所望，而謂吾佛其情，必怨。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。十家之邑，一日不能戶無事，而況楚國乎？有事莫不諉諸鬼，則莫不倚鬼以尤王，其奚以御之？不如因而亢之。小人能講禍而不避亢，亢而後昭其許，則不戶說而喻，然後明正其法，蔑敢違矣。」乃命群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，國有事亦請焉。而大選縣公，平庶獄，寬征役，絕請謁，黜貪墨，國邑之俠皆屏跡。巫言多不中，民始解會。鄙有西師，王集其國老以祈巫，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，王以詰國老，國老愕，弗能對。乃屍巫而焚鬼，無一人敢復言鬼。

公孫無人

柳下惠之弟跖盜於魯，魯國人患之。公孫無人謂展季曰：「舜父瞽瞍而弟象，舜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有諸？」展季惻然無以應。明日而之盜跖，盜跖環甲兵以自衛，揖其兄以入，還而坐，揚揚然問曰：「聖人之聚有道乎？」展季曰：「有。」請問之，曰：「太上以德，其次以政，其下以財。德久則懷，政馳則散，財盡則離。故德者王也，致者佐也，財者使也。致君子莫如德，致小人莫如財，可以君子可以小人，則道之以政。引其善而遏其惡，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，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。」盜跖佛然曰：「我之聚人也異於是。驅之以白刃，漬之以赤血。從我者與之，其不從我者屠之，焚燒其室廬，芟翦其妻孥，蕪其土田，割其恩愛，斷絕其顧念，使之不奪不食，舍我奚適。吾將以是橫行於天下，而非若長者之迂也。」展季啞然而返曰：「始吾謂人無不肖，皆異於禽獸，繇今觀之，殆不若矣。」遂隱於柳下，而別其族曰「柳下氏」。

樊人養猴

樊人養猴，衣之衣而教之舞，規旋矩折，應律合節。巴童觀而妒之，恥己之不如也，思所以敗之，乃袖茅粟以往，筵張而猴出，眾賓凝睇，左右皆蹈節，巴童怡然揮袖而出其茅粟擲之地，猴褫衣百爭之，翻壺而倒案，樊人呵之不能禁，大沮。郁離子曰：「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，蠢然而螳集，見物則爭趨之，其何異於猴哉！」

良心

郁離子曰：「人莫不親其父母也，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；莫不愛子也，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。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。及其父母與子之死，則不堪其悲，是其良心之未亡，猶可道而之善也。人有不能孝於父母，而鍾愛其子者，不思父母之於己，亦猶己之於子也，是其良心雖亡，而猶有存者，亦未至於不可道而之善也。是故聖人立教，因其善端而道之，使之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侯以明之。撻以記之，格則承之庸之，否則威之。生之者天地父母，而成之者君師也。不然，名雖曰人，與禽獸何別焉？」

飲漆毒水

熊蟄父謂子離曰：「今有病渴，而刺漆汁以飲之。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育魚於池而患癩，則毒其水，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曰：「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。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。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，務盡收以為功，見利而不見民；

民入不足以為出，老弱餓殍，田野荒虛，而王未之聞也。王患敵寇之未弭也，而用樂和。樂和悅士卒以剽掠，見兵而不見民；民視之猶虎狼，所過妻孥不保，而王未之知也。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，毒池水以禁癩哉？王如不寤，吾恐民非王民而國非王國矣。」

石羊先生自歎

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：「嗚呼，予何為其生乎？人皆娛娛，我獨離離，人皆養養，我獨罔罔。謂天之棄之乎？則比人為有知。謂天之顧之乎？則何為使予生於此時？時乎命乎，我獨於罹。東乎西乎南乎北乎，吾安所歸？獨不如魚與鱉乎，潛居於坻；又不如鴻與雁乎，插羽而飛。何不使之為土為石乎，而強生以四肢；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，不知痛癢，以保其真乎？而予之以致寇之貨，陷之以不測之機。」於是悲風振天，四野淒涼，浮雲不行，霰雪交零，日月為之無光七日。

小人猶膏

郁離子曰：「小人其猶膏乎？觀其皎而澤，瑩而媚，若可親也。忽然染之則膩，不可濯矣。故小人之未得志也，尾尾焉；一朝而得志也，岸岸焉。尾尾以求之，岸岸以居之，見於聲，形於色，欲人之知也如弗及。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。」

鷹化為鳩

文山之鷹既化為鳩，羽毛、爪觜皆鳩矣。飛翔於林木之間，見群羽族之翬然集也，瞿然忘其身之為鳩也，魁然而鷹鳴焉，群鳥皆翕伏。久之，有鳥翳薄而窺之，見其爪觜、羽毛皆鳩而非鷹也，則出而噪之。鳩倉皇無所措，欲鬥則爪與觜皆無用，乃竦身入於灌。鳥呼其朋而逐之，大困。郁離子曰：「鷹，天下之鷙也，而化為鳩，則既失所恃矣，又鳴以取困，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。」

城莒

莒北離公城莒視絳都，正輿大夫諫曰：「晉天下之大國也，而作絳都，三年然後成，民猶弗堪，而況於莒乎？蕞爾國於晉不百一，以一企百，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？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，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，而矧敢視絳。苟有事焉，民集於一隅，三則否矣。」乃損而參之，盡役其老幼，五年而不畢。楚師伐之，民不戰而潰。君子謂：「莒北離公子智不如螳。螳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，有戒則徙，徙各執其事，有砥者負其砥以行。今離公為國而不量其力，不喪何待？」

寡悔

郁離子曰：「食主於療饑，其功在飽，而甘旨不與焉。衣主於禦寒，其功在暖，而華飾不與焉。飽暖主也，甘旨華飾客也。言文而不信，行詭而不實，是專事為客而亡其主也，是猶構九成之樓，而以竹柱也。嗚呼，人之於事也，能辨識其何者為主，何者為客，而不失其權度，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！」

晚成

屠龍子失馬而治廄，人曰晚矣。屠龍子曰：「折肱而學醫，未晚也。昔者齊桓、晉文公皆先喪其國，而後歸為五伯。越王句踐犧於會稽，而後滅夫差，作諸侯長。知武子囚於楚，而後歸相晉侯，光復先君之業。孫子別足，而後為大國師，破軍斬將，威動天下。伍子胥喪家出奔，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仇。范雎折齋拉齒於箕中，而後相秦斬魏齊。此三君四大夫者，方其逃奔困厄之際，孰不謂其當與枯荑落葉同腐土壤；而一旦光輝煥赫，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。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，則說已矣。故七月之旱，禾不生矣，猶可芟而望其穰；若以為晚而遂棄之，田卒荒矣。」數月而馬歸，人服其識。

待士

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園，出鳥獸魚鱉而觀之，見其馴狎而不驚也，洋洋然有喜色。盼子問曰：「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？」王曰：「吾惟其性之欲，而弗逆焉耳。」盼子曰：「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、猴猿，沼澤處其鴻雁乎？」王曰：「然。」盼子曰：「王必以肉飽其虎豹，果飽其猴猿，稻粱飽其鴻雁，雞鶩飽其狐狸乎？」曰：「固然。」盼子曰：「使虎豹一日無肉，猴猿一日無果，鴻雁一日無稻粱，狐狸一日無雞鶩，則王能安之乎？」王曰：「不能也。」「今欲以澤沼處虎豹、狐狸、猴猿，而山林處鴻雁、魚鱉，則王能馴之乎？」王曰：「不能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，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。今濟與洸門，河濟洸泗同溢，民庶流離，無人以拯之，臣請舉豹。三晉合兵伐我，侵車東至阿，無人以禦之，臣請舉虎。瀛博之間海溢，水冒於城郭，無人以疏之，臣請舉鱉。四郊多壘，烽火不絕，狗偷鼠竊，乘時而興，無人以治之，臣請舉狐。戎卒相持，千里饋餉，禾黍不登，倉廩空竭，無人以理之，臣請舉雁。禮典違闕，紀法失守，敵國使至，無人以應之，臣請舉猴。忠信不孚，民隱其情，斷獄多辟，無人以明之，臣請舉猿。力本無賞，草萊滋蔓，田野荒蕪，無人以闢之，臣請舉狸。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。」王勃然色變。盼子曰：「王無怪也，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，以為山林沼澤；不惜人食，臣養禽獸者，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。今皆不可，則必於人乎取之。而王之待士，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，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，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。則王之所重輕，人知之矣，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，範之以王之桀度，強之以其所不能，迫之以其所不願，則任王之事者，非圖脯鱸，則有所不得已焉耳。而欲望其悉心竭力，與王共治齊國，是何異乎築枯槁以防水，鑽朽木以取火哉？」於是宣王豁然大寤，投案而起，下令放禽獸，開沼澤，與民共之；禮四方之賢士，立盼子以為相。齊國大強秦、楚，致霸，盼子之力也。

蛇蠍

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；又有曲為之容，而惟恐人之傷之者。或曰：「斯二者孰是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其亦殺之者是，而容之者非耳。」或曰：「人有害於人，傷成而受罪，律也。今蛇與蠍未嘗傷人，而輒殺之，不已甚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是非若所及也。夫人與物之輕重，較然殊矣。蟲蛇之無知，而欲以待人者待之，不亦惑乎？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、救月之矢，又命誓篋氏掌覆妖鳥之巢，著為典訓。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，其母以為陰德。君子不非焉，況毒人之蟲，中之者不死則瘳，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，是以人命同於蟲蛇，其失輕重之倫，不亦甚哉？近世之為異端，以殺物為有罪報，而大小善惡無所別，故見惡物而曲為之容，私於其身為之，而不顧其為人之害，其操心心之不仁可見。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。」

鴉鳴好音

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，有鴉鳴於庭，王惡，使彈之。子胥曰：「是好音也，弗可彈也。」王怪而問之。子胥曰：「王何為而惡是也？夫有口則有鳴，物之常也，王何惡焉？」王曰：「是妖鳥也，鳴則不祥，是以惡之。」子胥曰：「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？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，非直一鳥矣，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。故王有過，則鳴以文之；王有欲，則鳴以道之；王有事，則鳴以持之；王有聞，則鳴以蔽之；王臣之順己者，則鳴以譽之；其不順己者，則鳴以毀之。凡有鳴必有為。故其鳴也，能使王喜，能使王怒，能使王聽之而不疑。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，王弗知也，則其不祥孰大焉，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？夫吉凶在人，禽獸何知，若以為不祥，則慮而先為之防，求吾闕而補焉，所益多矣。臣故曰是好音也。」

斬尚

屈子謂楚襄王曰：「王之所以愛斬尚者，謂其善任使令與？夫國王國，民王民也，斬子有事焉，非王言不獲，是楚人之聽於斬子也，以王故。然則斬子無王不可也，而王亦何賴於斬子哉？今王委國斬子，食不由斬子則不甘於口，衣不繇斬子則不安於體，出號令不繇斬子則王心惘然以為不足，臣竊惑焉。昔商王受之任蜚廉、惡來輩也，惟王之所欲而奉之，揣王之心，度王之意，多方以迎合，自以為大忠於王，而不知為王集天下之怒，牧野之聚，王亡而身與之俱，亦何益哉？今斬子不鑿往轍，而王蠱是裕。王忱有德令，則斬子收其恩，曰：『余實為之。』民弗堪命，則曰：『余將若王何？』利究於下，而怨歸於上。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。」襄王大怒，放屈子於湘江之源。屈子去楚，楚乃大弱於秦。

論樂

熊螿父居楚，有見聞必言，不待王之問也。及其之宋，宋王雖問之，弗言。或曰：「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，而先生或言焉，或不言焉，無乃異乎？」熊螿父曰：「子亦嘗學樂乎？鼓鐘縣矣，和之以琴瑟，間之以笙磬，合止稅敵，然後八音譜而簫韶成矣。今有陳箏築笛缶，間以鏡鈸，和以羯鼓，雖有鳴球磬筦，其可以雜奏乎？是故雷不鳴於啟螿，而鳴於日至，則天道變；雞不鳴於向晨，而鳴於宵中，則人聽惑。」

招安

郁離子曰：「勸天下之作亂者，其招安之說乎。非士師而殺人，謂之賊；非其財而取諸人，謂之盜。盜賊之誅，於法無有。秦以苛政罔民，漢王人關盡除之，而約三章焉：殺人、傷人及盜而已。秦民果大悅歸漢，漢卒有天下。繇是觀之，豈非他禁可除，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？天生民不能自治，於是乎立之君，付之以生殺之權，使之禁暴誅亂，抑頑惡而扶弱善也。暴不禁，亂不誅，頑惡者不抑，善者日弱以消，愚者化而從之，亦已甚矣；而又崇之以爵祿，華之以寵命，假之以大權，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，釋其讎而服事焉，是誠何道哉！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，勇士裂眦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，以要利祿，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，招安之說。而世主弗寤也，悲夫！」或曰：「然則舞乾羽而苗格，非與？」曰：「甚哉！俗儒之枯於文以誤天下也。《舜典》曰：『竄三苗於三危。』又曰：『分北三苗。』夫竄與分北，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，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？非人情也。聖人豈為之？必也以兵臨之，而後分北。其來格者安之，頑不悛者竄之耳。又況乾羽，非特文舞，則非曰誕敷文德，而遂弛其伐苗之謀，明矣。《皋陶》曰：『苗頑弗即工，帝念哉，念茲在茲。』則有虞之君臣，不頃刻而忘苗，可想而見，豈若後世衰微偷情之君臣，以姑息為幸，而以勸賢之爵祿，勸天下之大戮哉！」盜犖以如芒之鉤，繫八尺之絲，構牛舌而牽之，宵夜而牛隨之行，莫之違也。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犖焉。郁離子曰：「是所謂盜道也。中其肯，扼其害，操其機而運之，蔑不從矣。」石羊先生曰：「此古人制盜之道也，今人弗能也，盜用之矣。」

種穀

罔與勿析土而農，耨不勝其草，罔並薙以焚之，禾滅而草生如初，勿兩存焉。粟則化而為稂，稻化為稗，胥顧以餒。乃得訴於後稷曰：「谷之種非良。」問而言其故，後稷曰：「是女罪也。夫谷繇人而生成者也，不自植也，故水泉動而治其畝，靈雨降而播其種，螭蟠鳴而芸其草，糞壤以肥之，泉流以滋之，其耨也，刪其非糞，不使傷其根；其植也，相其土宜，不使失其性。潦疏曠溉，舉不違時，然後可以望有秋。今女不師諸先民，而率繇乃心，以遏天生，乃弗懲爾躬，而歸咎於種之非良，其庸有愈乎？」

汪罔僂僂

汪罔之國人長，其脛骨過丈，捕獸以為食，獸伏則不能俯而取，恒饑焉。僂僂之國人短，其足三寸，捕螭以為食，螭飛則不能仰而取，亦恒饑焉。皆訴於帝媧，帝媧曰：「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，雖形有巨細，而耳、鼻、口、目、頭、腹、手、足、心、肝、腑、腸、毛孔、骨節，無彼此之多寡也。長則用其長，短則用其短，不可損也，亦不可益也。若核之有仁，麼乎其微，而根、幹、枝、葉莫不具矣。若卵之有殼，塊乎其冥，而羽毛、觜爪無不該矣。今女欲為核之仁乎，卵之殼乎，是在女矣，非吾所能與也。」

神仙

臧韋問於羅離子奇曰：「或稱神仙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以物。」請問之。曰：「狐，獸也；老楓，木也，而皆能怪變。人，物之靈，夫奚為不能怪變？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。怪可有不可常，是故天下希焉。」曰：「神仙不死乎？」曰：「死。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天以其氣分而為物，人其一物也。天下之物異形，則所受殊矣。修、短、厚、薄各從其形，生則定矣，惟神仙為能有其受，而焉能加之？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。天者眾物之共父。神仙，人也，辦子之一也，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乎其父也。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，不然則非天矣。」

貪利貪德辯

郁離子曰：「貪與廉相反，而貪為惡德，貪果可有乎？匹夫貪以亡其身，卿大夫貪以亡其家，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，是皆不知貪者也。知貪者其惟聖人乎。聖人之於仁義道德，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，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，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。是故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皆大聖人也。文王視民如傷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；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，以夜繼日，坐而待旦；孔子曰：『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』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！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，則昏可明，狂可哲，而人弗能也。故於貨財金玉則貪，而於仁義道德而廉，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惡之，則小人之罪也。」

論鬼

管豹問曰：「人死而為鬼，有諸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。夫天地之生物也，有生則必有死。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，幾千萬年，生生無窮，而六合不加廣也，若使有生而無死，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。故人不可以不死者，勢也。既死矣而又皆為鬼，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。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，罔也。然而二氣之變不測，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，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。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，猶火之著木然。魂其燄，體其炭也。人死之魂復歸於氣，猶火之滅也，其燄安往哉？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，猶酌海於杯也，及其死而復於氣也，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，惡得而恒專之以為鬼哉？曰：「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，虛乎？」曰：「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。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，金燧向日可以得火，此理之可見者也。虞琴彈而薰風生，夔樂奏而鳳凰來，聲氣之應不虛，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。子孝而致其誠，則其鬼繇感而生，否則虛矣。故廟則人鬼享，孝誠之所致也。不然，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，豈其鬼長存而餒，乃至此而復食耶？」

江淮之俗

江淮之俗，以斗指寅、申、亥為天、地、水三官，按罪錫福之月，而致齋以邀祥焉。滿三年計之，多不得祥而得禍。人曰：

「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。」郁離子曰：果若是，則鬼神不渺茫矣。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。惟其聰明也，故無蔽焉；惟其正直也，故無私焉：無蔽無私不可欺也，則亦不可媚也。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齊焉，是欺之也、焚香炳燭，朝夕稽叩拜跪，是媚之也。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，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？今之致齊者，非濫官、污吏、奸胥、悍卒，即市井豪儉及巨商大賈之為富而不仁者，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，則斯人也降之祥乎？降之禍乎。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。

岳祠

郁離子觀於岳祠，悵然歎曰：「悲哉！先王之道隱，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，而況於人乎？」管豹問曰：「何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若不聞聖人之言曰：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。今也又從而為之祠，形其神而配以妃，不亦誣且褻乎？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，福善禍淫天之道也。使誠有鬼司之，猶當奉若帝命，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？而祠以私之，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，其不敬孰大焉。」

天下貴大同

海島之夷人好腥，得蝦、蟹、螺、蛤皆生食之，以食客，不食則咻焉。裸壤之國不衣，風冠裳則駭，反而走以避。五谿之蠻羞蜜啣而珍桂蠹，貢以為方物，不受則疑以逃。郁離子曰：「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，何莫非是哉！是故眾醉惡醒，眾貪惡廉，眾淫惡貞，眾污惡潔，眾枉惡直，眾惰惡勤，眾佞惡忠，眾私惡公，眾嫚惡禮，猶鴟鴞之見人而赫也。故中國以夷狄為寇，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，必有能辨之者，是以天下貴大同也。」

麋虎

虎逐麋，麋奔而闕於崖，躍焉，虎亦躍而從之，俱墜而死。郁離子曰：「麋之躍於崖也，不得已也。前有崖而後有虎，進退死也。故退而得虎，則有死而無生之冀；進而躍焉，雖必墜，萬一有無望之生，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。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，無不得已也，而隨以俱墜，何哉？麋雖死而與虎俱亡，使不躍於崖，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。雖虎之冥，亦麋之計得哉。嗚呼，若虎可以為貪而暴者之永鑒矣！」

躁人

晉、鄭之間有躁人焉，射不中則碎其鵠，奕不勝則鬻其子。人曰：「是非鵠與子之罪也，盍亦反而思之乎？」弗喻。卒病躁而死。郁離子曰：「是亦可以為鑒矣。天民猶鵠也，射之者我也，射得其道則中矣；兵猶子也，行之者我也，行得其道則勝矣。致之無藝，用之無法，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，患非所當患，烏得而不死？」

立教

郁離子曰：「今有人焉，坐高堂之上，指使臧獲，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。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，甚之色與聲並厲。左右承顏而接官，懼其怒之將已遷也，而亦以厲出之。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，則倉惶而愈亂，愈不得於吾心，則吾之怒愈加，出愈厲。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，以意度意，愈甚而愈吾違。故小怒則小違，大怒則大違，雖以劍挺臨之，不能使之得吾心也。是故君子之使人也，量能以任之，揣力而勞之；用其長而避其缺，振其怠而提其廢；教其所不知，而不以我之所知齎之；引其所不能，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。誨之循循，出之申申，不震不暴，匪怒伊教。夫如是，然後懲之而不敢對，刑之而不敢怨。詩曰：『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』如是，斯可以為民之父母矣。」

應侯止秦伐周

秦起兵欲攻周，國人皆不與。應侯謂秦昭王曰：「臣之里公孫弗忌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，哀其徒謂之曰：『彼予鄰之叟也，富而畜，吾將與若往食飲之。』其徒曰：『彼雖富而甚畜，其奚以食飲之？』曰：『我且盜之。』其徒皆愀然。明日又欲往，其徒曰：『子之謀鄙，盍更諸？』曰：『我將齋而取之。』其不從者半，弗果往。他日，又曰：『請以貨先為之市，具禮召主人而酬酢之，多取物而日稽其直，且速其子弟以為常，不數歲，吾將竭其藏，何如？』其徒皆欣然從之。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，而有從不從焉者，避其名也。今周天下之共主也，無桀、紂之惡，無辭而攻之，誰甘受其名？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。」